

世界历史、全球化的社会形态意义——兼论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合理性

梁树发

一、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理论家们在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结构和趋势等的认识上存在分歧。针对这种分歧，本文谈以下看法：（1）全球化是一个客观事实。全球化既不是理论家、政治家头脑中的想象，也不是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阴谋和策略构想。全球化的客观性基于它的经济内容，在于它首先是一种经济必然性。（2）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事实。全球化作为以经济发展和物质交往为先导并包含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人类普遍交往的发展，是十分晚近的事，亦即是人类的当代生活现象，是世界历史的当前阶段。（3）不应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过程。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整体全球化的先导。经济全球化总是要向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方面发展，向内容全面的全球化发展。当然，就整体而言，我们距离这种内容全面的全球化还很远。尽管全球化进程包含着政治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因素，但世界仍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今天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4）在对全球化的本质的认识上，不管人们是一般地把它理解为生产要素或资源的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还是理解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由普遍交往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推进的关系，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即今天的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性扩展的当代形式或阶段。当然，按照历史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全球化必然发展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全球化，现实的不合理的全球化必然发展为未来的合理的全球化。

一些理论家手中掌握着一套理解全球化的独特模式，我们则不刻意构造这样的模式，而主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理解全球化的一般方法。这一理论的要点是：（1）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种基于生产发展和交往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是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2）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在生产的一定发展的同时实现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商品生产、世界市场和商人阶级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特殊的决定的作用。（3）世界历史直接地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实质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客观根据。世界历史、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同上，第229页），革命同时是世界性的。（4）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人的不断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人的解放和发展总是在人的现实的积极的活动中实现的，所以它同时又是人的活动方式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人的活动内容由片面向全面转化的过程，是伴随经济发展进程而来的包含政治、文化等发展在内的历史全面进步过程。就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来说，全球化属于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和总特征。我们既不同意某些世界体系论者把世界历史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至公元前3000年或4000年（参见弗兰克、吉尔斯），也不同意把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绝对等同起来，把全球化看作近代现象。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特征，是世界历史的当代形式或阶段。

二、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

世界历史的历史性、阶段性逻辑地引导我们把世界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从而理论上产生世界历史、全球化的社会形态意义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能够正确理解和赞成历史研究的社会形态学并把它实际用于历史研究。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提出“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把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独立单位，把世界历史看作文化发展史，并按照生命有机体的发展阶段解释历史发展阶段，陷入了自然主义和历史宿命论。

西方“工业社会”理论家们承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有的甚至表示不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一个所谓“中轴原理”，主张可以按照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观察历史，从而形成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概念序列。贝尔认为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概念序列只是历史划分的选择方案之一，他则主张按照技术、生产力发展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或形态，并且认为后工业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21世纪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贝尔，第2页）。贝尔关于社会分析和历史观察的“中轴原理”具有明显的折中主义性质，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仅仅看作为一种与历史的技术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发展考察价值等同的社会分析方法，其结果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忽略或否定。

世界体系论者之间不仅在世界体系形成的起点上存在分歧，而且在世界体系与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坚持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三者同一的观点，认为世界体系“始于1500年左右从封建主义的过渡”，“终于2050—2100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弗兰克、吉尔斯，第247页），这表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不排斥社会形态理

特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弗兰克等则主张从世界体系论中取消生产方式概念和“过渡”概念。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将世界体系与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因而不存在什么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也没有什么类似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果说这些‘生产方式’分类使我们难以认识到真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话，最好把这些分类通通否定掉。‘过渡’和‘生产方式’这样的分类不是主要的、甚或不是有用的分析方法，而是科学地研究世界体系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主要特性的障碍，也有碍于我们的政治斗争，使我们难以正视和把握这一世界体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态势。”（同上，第237页）取消“生产方式”概念和“过渡”概念，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理论。

上述理论家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之所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因而不能对历史、社会发展的阶段作出科学划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对社会形态概念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和建立的。1845—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所有制类型（认为历史上先后存在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思想，奠定了科学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理论的基础。1847年12月，马克思在一次演讲中第一次在科学的意义上提出社会形态概念，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在1872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理论做了系统的科学的表述。列宁把马克思发现社会形态概念的方法概括为：“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应该说明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在对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概念的理解上，虽然一般说来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但是马克思往往对这两个概念不做区分。原因在于生产关系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具有决定的地位，在于经济社会形态决定和反映了社会形态整体的性质，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

当然，这并不说明经济社会形态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经济社会形态概念是社会形态概念的深化和具体化，是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由于它的内容实际是一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一定性质的生产关系，因而成为一个揭示和表征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重要概念，是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其他一切历史观得以区别开来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分析的方法论启示，它表明我们对社会的分析、观察可以是多视角的，就是说，当着我们主要坚持从生产关系视角观察历史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从而坚持经济社会形态史观的历史研究方法时，我们也可以从技术或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发现历史的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及其规律，把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看作人类历史的技术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我们还可以以一定的政治性的社会要素为标准，通过各个具体的政治社会形态概念描述历史的政治方面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并从这一特殊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从文化（狭义）发展的角度把历史过程划分为若干文化社会形态，建构科学的“文化形态史观”或“文化形态学”。

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并且根据世界历史和全球化事实，我们尝试一种从交往关系角度理解历史的方法，构建历史研究的“交往形态学”。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92年12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一个“世界社会形态”概念。他曾经把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的世界，称作一个“大社会”，并把这个“大社会”称作“世界社会形态”。他还认为，世界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实现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参见钱学敏）其后，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克拉里等提出一个与“民族社会形态”概念相对应的“全球社会形态”概念，并且认为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了这种社会形态研究的“非正统方法”（参见俞可平，第47页）。

受钱学森上述概念的启发，我在2000年1月中央编译局举办的“全球化与21世纪的社会主义”研讨会的发言中，曾经从民族生产方式与世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世界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全球化“带来的首先是民族生产方式向世界生产方式的转移，或者说是一种进步的作为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对民族生产方式的同化”。而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转移到来的，将是社会的超经济性发展，即包括政治、文化因素在内的全面的社会变化和发展，“将是民族社会形态向世界社会形态的转移”。（梁树发，第47-48页）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世界社会形态概念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三、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内涵、意义及合理性

世界社会形态概念是从交往关系角度对世界历史形成以来的历史按照社会形态思维作出的一种理解。世界历史、世界社会这些概念，以往没有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更缺乏对它们的深入思考。正是全球化使我们对这些概念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同时了解到，如果不能把世界历史、世界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不能把它们与社会形态现实联系起来，我们对世界历史、世界社会的理解就仍然是抽象的、表面的。因为人类不仅从来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着，人类发展史表现为人类社会史，而且历史作为社会史又总是划分为阶段的，是以一定的形态存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确立了历史观察的科学的形态学。

这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划分为阶段的，或者说是有其特定形态的，根据不同标准可作如下划分：（1）根据决定交往的性质和水平

的技术标准，发展到现今的世界历史似乎可以划分为航海时代、电力时代、电子时代、网络时代；（2）根据普遍交往的经济内容，世界历史似乎可以划分为世界市场形成时期、跨国公司大量涌现时期、经济全球化完成时期、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基础上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形成时期、完全的全球化时期；（3）根据交往本身具有的制度性质，世界历史似乎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而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而社会主义主导世界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完全的共产主义时代。

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的阶段性概念，但不是世界历史的任何阶段都是世界社会形态。世界社会形态概念反映的是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世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由于普遍交往的发展而进入世界历史以来的历史发展阶段。普遍交往的历史是世界历史，普遍交往发展的阶段就是普遍交往的形态，就是世界历史的阶段或形态，就是世界社会形态。世界历史过程，是技术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政治社会形态和文化社会形态表现为世界社会性质或世界社会形态的过程。世界社会形态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

第一，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历史观察视角的转变。过去，我们关于一定社会形态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一定民族、国家的具体社会结构状况的分析及其社会形态性质的判断，因而社会形态概念只是关于一定民族、国家性质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的认识。世界社会形态概念则是把历史观察的重点由单个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转为由它们的普遍联系而构成的世界，把对一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性质的观察置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之内。

第二，世界社会形态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的过程的总体。现实地看，由于在这一总体中还存在基本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存在着国家和地区间的重大利益冲突，存在着一定范围和内容的“文明冲突”，所以世界社会形态按其本质说来，还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趋势。真正的世界社会和交往的普遍化，是民族、阶级、国家、地区、制度的界限与对立的彻底消失，是世界成为一个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和谐相处的世界。作为一种理念的世界社会形态，将成为我们立志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的精神动力。

第三，世界社会形态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正如世界史观同劳动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史观和群众史观一起构成一个唯物史观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也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于世界社会形态的发现而使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更加完善，更加具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体系的构成是：（1）社会形态概念。它涉及社会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历史发展阶段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2）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实际是社会发展的经济社会形态划分。（3）作为社会分析要素的社会形态划分。即按照社会结构划分的技术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应区分作为社会形态划分基本形式的经济社会形态与作为社会分析特定视角下的经济社会形态概念）、政治社会形态和文化社会形态概念。（4）社会形态的更替。它包括的内容是：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社会发展道路。（5）世界社会形态概念。世界历史与世界社会形态、一般社会形态与世界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分析要素的社会形态与世界社会形态、世界社会形态的划分。

以全球化为现实表现的世界社会形态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具体存在呢？我们曾经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世界社会形态的两种现实形式。在上节提到的发言中我曾谈到：“起源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反资本主义的。这就意味着，全球化条件下所发生的一种民族社会形态向世界社会形态的转移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成为世界性社会形态的内容，也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形态转向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形态的内容。”（梁树发，第48页）

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属于世界社会形态范畴，并且承认资本主义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社会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两种经济社会形态意义上提出世界社会形态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很有限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世界社会形态应该有其更具体的规定和意义。这个具体的规定有两个可能的方面：一是按照历史发展趋势和这一社会形态的普遍的进步的性质，把世界社会形态理解为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形态，也可以在更彻底的意义上把它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二是把它严格限制在交往关系形态上，而这一意义的世界社会形态在理论层次上要高于作为社会分析各要素的社会形态，即高于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政治社会形态和文化社会形态，因为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是交往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就世界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和进步性意义而言，它具有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趋势。本文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以上观点逻辑地引申出的进一步看法，就是坚持世界社会形态这一概念，需要把关于世界历史的考察在方法论上与社会形态概念联系起来。当然，这种联系不是用既定的社会形态概念模式去硬套关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其实，世界社会形态概念或理念向我们传达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形态”，而在于“世界社会”，在于在历史和现实的观察方面，对于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张扬。正因如此，我们关于世界历史的阶段性的认识、关于世界社会形态的划分，不必要求与经济社会形态序列完全对应，与作为社会分析的其他各要素的社会形态序列完全对应。

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合理性还在于它的划分能够具体地和本质地反映世界历史进程的实际，特别是现实世界生活的实际，而这又往往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一个能够给予世界社会形态以科学划分的客观标准。至于人类社会活动或社会结构中哪些具体内容、要素能够正确地 and 直接地反映人们、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普遍交往的发展程度，从而能够承当世界社会形态划分的标准，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贝尔，丹尼尔，1984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弗兰克，安德烈·冈德；吉尔斯，巴里·K.,2004年：《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树发，2000年：《全球化：世界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钱学敏，1993年：《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学习钱学森有关思想的心得》，载《哲学研究》第12期。

俞可平，1998年：《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苏晓离